

2024年6月25日  
星期二  
责任编辑:郭亮  
美术编辑:左骏  
校对:贺天鸿

株洲文脉

## 解缙过茶陵

苏铁军

清江一曲弄晴晖,树色山光绿染衣。正好垂纶寻酒伴,休官便买钓船归。

——《过茶陵》

山绕荒村水绕城,箬篷藤篾枕滩声。秋风浙沥秋江上,人自思乡月自明。

——《夜泊茶陵》

这是解缙路过茶陵时留下的两首佳作。“莫道秩溪无好景,五更犹闻读书声”,这是他在经过茶陵秩溪时留下的佳句。

(一)

解缙(1369-1415),字大绅,一字缙绅,号春雨、喜易,江西吉安府吉水(今江西吉水县)人,明初大臣、文学家。历任明太祖、建文帝、成祖三朝,历任庶吉士、御史、翰林侍诏、右春坊大学士、内閣首辅等职。有《解文毅公集》《春雨杂述》等著作传世。

解缙聪颖绝伦,与杨慎、徐渭并称明朝三大才子,而且独占鳌头,号称大明第一才子。他自幼颖异,有神童之誉,名闻遐迩。洪武二十年(1387),年仅18岁便高中江西解元。次年,与兄解纶、妹夫黄金华同榜高中进士。“兄弟同登榜,一门三进士”,一时传为佳话,轰动朝野,声名远扬。

解缙幼时,一次,告老还乡的李尚书宴请嘉宾。想起乡邻众口一词,同称解缙天赋异禀,聪颖过人,老尚书将信将疑,想叫来认识一下,假如不足为奇,权当寻个乐子,借机奚落一番也好。过了很久,差役回报,门人不开大门,只许从小门进入,解缙因此不肯进门。李尚书走出去,大声说道:“小子无才嫌地狭。”解缙应声答道:“大鹏展翅恨天低。”李听了,暗暗赞叹,命人开大门相迎。入座,一个权贵有意取笑解缙父母卖豆腐营生的身世,便让解缙以父母职业为题作一副对联。解缙心知肚明,从容答道:“父在外,肩挑日月上街卖;母居家,手把乾坤当户磨。”众宾听了,不由赞叹:“一个小孩如此机敏,真是不可多得。一个达官想要打起解缙身上的绿袄,出一联讥讽:“井里蛤蟆穿绿袄。”解缙一看,那人身着红袍,脱口答道:“锅中螃蟹穿红袍。”那人听了,自认倒霉,“我把他比作蛤蟆,好歹是活的;他比我作螃蟹,却是死的。亏了!”眼见各位上宾连连败阵,李尚书不得不亲自上阵,咬牙祭出一记杀手锏。他手往上指,一字一顿,说道:“天作棋盘星作子,谁人敢下?”解缙眉头一皱,计上心来,脚往地上一跺,答道:“地作琵琶路作弦,哪个敢弹!”众宾哑口无言,无不叹服:此儿出类拔萃,前程不可限量。宴终,有人让解缙再题一联,以尽余兴。解缙想了想,说道:“也是,名流雅集,我当恭题一联以作纪念。联曰:‘墙上芦苇,头重脚轻根底浅;山中竹笋,嘴尖皮厚腹中空。’”一群显贵听了,面面相觑,无可奈何。

(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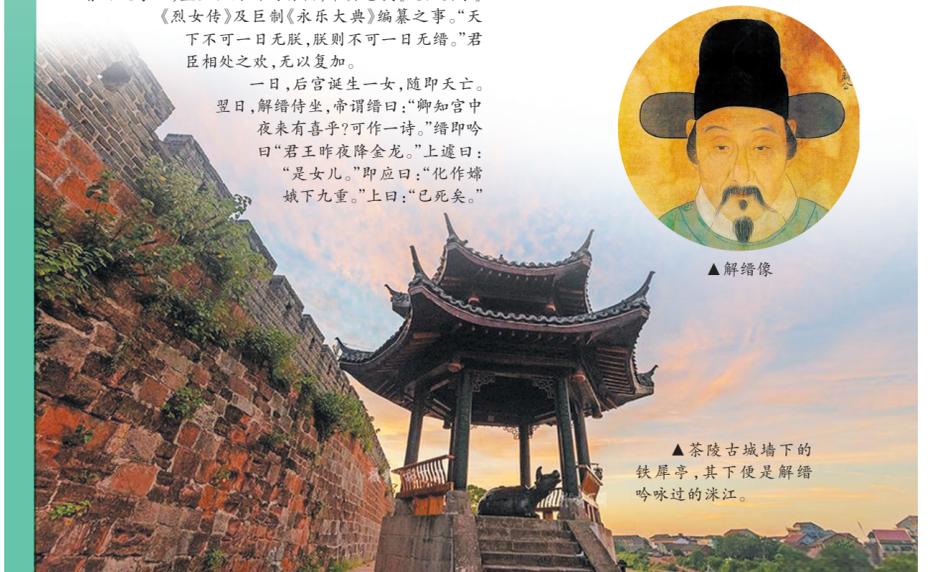
明太祖朱元璋久闻盛名,对解缙青睞有加,“授中书庶吉士,甚见爱重,常侍帝前。”执手嘱告:“朕与尔义则君臣,恩犹父子,当知无不言。”如此受宠,解缙心花怒放,激情满怀。洋洋洒洒,一篇《万言书》一挥而就。“书奏,帝称其才。已,复献《太平十策》。”

明成祖朱棣也是情有独钟,对解缙格外器重。不但一开始便擢为翰林侍读,诏命他与杨士奇等七人入文渊阁参预机务,而且不久又擢拔解缙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,直至任为内閣首辅,命其总纂《太祖实录》《烈女传》及巨制《永乐大典》编纂之事。“天下不可一日无朕,朕则不可一日无缙。”君臣相处之欢,无以复加。

一日,后宫诞生一女,随即夭亡。翌日,解缙侍坐,帝谓缙曰:“卿知宫中夜来有喜事?可作一诗。”缙即吟曰:“君王昨夜降金龙。”上遽曰:“是女儿。”即应曰:“化作嫦娥下九重。”上曰:“已死矣。”



▲解缙像



▲茶陵古城墙下的铁犀亭,其下便是解缙吟咏过的涪江。



广寒寨下,田舍俨然,鹏江蜿蜒而过。 赵芹章 摄

株洲风物

## 清清鹏江水

陈夏雨

鹏江河,古称石河,发源于罗霄山广寒寨西南麓,经高枳、鹏江桥至市坪蒲田,在涠汾河口并入渌水,汇入湘江。

鹏江河久负盛名,风景秀丽,一直在我脑海奔流。想它一次,河床就加深一次,流速也会加快一些。我不回来,河里的鱼不会舞蹈,青蛙不会打鼓,甚至河流都不存在。我来了,一滴水也可以激起白浪,胀满两岸。鹏江河一直在人间生活,清澈见底,这是多么难得啊。

(一)

鹏江河既不刻意弯曲,也不随意取直。如同鸟羽贴身的曲线,又像是两轮弯月正反相连。曾经几乎空了的河床,渐渐有了动静。鸟儿飞回了故乡,早以为灭绝了的鱼儿,也生生地游了回来。河道宛如滴水刀片,在鹏江的土地上,划了一个S腰身。

我在河岸行走,水面和我呈内斜角。河面的阳光动荡不安,仿佛蠕动的庞然大物,滚滚向前。

波浪一张一合,如同千万只鱼嘴。它们在编织什么,嘴里吐出的金水,波光粼粼,每一个悲伤,正是时光的纹理。河水有的是时间,它随意流动,走哪算哪。它一头连接我的童年,一头流向我的未来。在我面前,它总是手舞足蹈,自由喧哗,滔滔不绝。而我伫立在它身边,总是无言。

我几乎认识家乡的每一种花、每一棵草、每一只鸟儿,还有河水里的每颗石头。我甚至能叫出落在河水里每滴雨的名字。造物主心慈手软,没有把天下的花朵统一成一个模样,一个颜色,才有现在这条像花带一样的美丽河岸。

(二)

河边的垂柳,临水那一侧会更加茂密,因为阳光充足。柳丝手指河面,伸进水里的枝条,是一支支纤柔的画笔。它们饱蘸河水,在水面借风作画。又像是梳理河水的软梳,蜿蜒的水草越梳越长,世间的道理也越梳越顺。我仿佛看到河边洗发的姐姐,在风里扑楞楞地笑着,秀发在水里没心没肺地荡漾。

每一个光溜溜的大石头都像锃亮的秃头。水面上看上去沉重又严谨,万事都没得商量。水下却留有沟回。鱼儿在它们脑海里钻来钻去,躲避风浪。这是肉眼可见的石头想象力。苔藓恰似一头绿色的秀发,加上石头古怪的表情,仿佛是行走在水底的外星人。

(三)

我走不了太快,蒲公英一盅我坐上它的座椅,那样可以到处游走。我内身太重,灵魂倒可以随它飞翔。苦瓜很苦,它的苦说来话长。我摸了一下自己的苦瓜脸,很多时候,我却偏要将自己打扮成一只甜瓜。

一个花苞剖开自己的乳房,正在喂养一只胖胖的蜜蜂。蜜蜂那么胖了还能吃蜜,我有点嫉妒。

一树紫薇花开在悬崖边,像开在时间的边缘。那一页岩石,正是她脱下的时间外衣。有些坚硬,有些破碎。自己的种子自己播,在悬崖上没人和她抢位置。它因此永恒。在有杜鹃鸟叫的地方,杜鹃花开得更好。什么样的鸟才算成熟?能飞到伴,能繁衍后代的鸟,知道在什么花前唱什么歌的鸟。

人一直想要像花儿一样,而花从不想让自己活得像人。花儿从不害怕,源于对这个世界的紧张。它们肆意挥霍和定义青春和颜色。河滩上有一丛美人蕉,花红如火,一河的水都浇不灭它。人可以打败美人,但永远打不败美人蕉。它们每年春天都在这里开着红花,庆祝自己的胜利。

(四)

鹏江河是一只形状不一的杯子,等待云彩、日月、飞鸟的影子和我的灵魂将它装满。黏稠的河泥是有味道的,就像我小时候用过的汤勺、筷子、瓷碗,始终保留着我口水的气味。无论走到哪,我身上散发出来的河水味,就像我衣服上始终会冒出来的数据线,剪掉了还会再有。

在江边,离我最近的事物,太阳、月亮、星星都算一个。在我和它们之间没有任何遮挡,一片空白。我们可以下雨,可以下雪,可以降雪。更多的时候布满星光,啥也不做,彼此瞭望,一片空寂。不必相爱,不必在意。我身上自始至终会有它们的光。如果想亲近,我就潜入我的鹏江河,日月星辰都来到我身边,千万颗星星,簇拥着我这具凡肉胎。在鹏江河,我脸上特别有光。有些人离我很近,但咫尺天涯。

月亮亮身自好,每晚都能全身而退。有些星星过于明亮,沾惹了尘埃,拖着很长的尾巴,落入凡间,成为顽石。有些东西消逝得很快,是到了该消逝的时候。时光的斧头,正在劈向我向它致敬的日子。

小时候我家在河边有块自留地。我妈太忙,没时间除草,也不杀虫。妈妈说,同在这片土地上讨生活,要吃点就吃点吧。在那个所有人都有害虫嫌疑的时代,我和害虫相处得像一家人。

(五)

河水摆脱不了月亮的追踪,但只需轻声细语,风平浪静就能把飘在江湖上见多识广的月亮摆平。

月亮总能穿上白雾一样的衣裳。鹏江河给月亮做了数不清的嫁衣。但月亮永远单身一人,只愿落户风情万种的鹏江河。

这个世界只有日月给鹏江河开过证明。每一滴水珠都有日月盖过的戳印。太阳使劲均匀,盖在河面的章印永远圆圆满满,闪着金色的光芒。月亮一边抬头和波浪唠嗑,一边盖印。一个月只有一次盖圆。其余要么盖成上弦或下弦,最多盖了个半边。鹏江河揣着日月开出的通行证,流向四方,无人敢拦,永不退返。

小时候拜年,我就是沿着这条河流往上走。先是给住在河边庵堂岭的喜生大伯拜年,再给声大如牛的连生伯拜年,然后沿河而上给我上冲的外婆舅舅们拜年。

这条河还流经市坪中学。初中三年,我每周六放学回家,过了木桥,就躺在河堤上,看我父亲给我订的《中国少年报》《儿童文学》《少年文艺》《中学生》。我的作家梦就是在这条河岸的草丛里发芽的。小时候我还喜欢跟妈妈去公社开会。沿着河流往下走,有一栋很大的灰砖瓦屋。他们开会的时候吃的饭是用小钵子蒸的,特别香。我吃饱饭就在河边听汨汨水流声,好像整条河都在开会。

(六)

河流永远向下,永远去底层,去更低的地方。它像一条谜语,一个隐喻,一直在我们身边流行。瀑布、漩涡、波纹,就是感叹号、省略号……河面上只流行符号。但它说清了它想说的所有事。人类的文字太多,说法也很多,而且还经常肆意涂抹,随意更改,没有一种能说清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或真相,开再多的会也没用。

河流是人类的血液。为了不让入害怕,它去掉了血色素。但多少次,大地自己将河水染得通红。

鸟到了河边如同到了天堂。河滩有虫子,水里有小鱼。鸟向鱼展示空中的自由。鱼一旦轻信,就会被爪牙抓走。活在水里的永远不要对岸上的好奇,很要命,没有翅膀的就不要和有翅膀的玩。这是我母亲经常教导我的。有脚踏蛤蟆不要和有脚的蛤蟆一起跳。

鹏江河清澈透明,而我已不是当年那个青涩懵懂的少年了。在外混了那么久,也不干净。我可以原谅所有人,但是必须坦诚相见,清澈见底。

(七)

河边有成群的树木。树木不大,好像一群刚放学的孩子。有一些冬茅有漂亮的穗状花序,像一群落在茅茎上的毛茸茸的银色小鸟,随风顽皮地摇摆。弯曲草茎反射出柔和的弧光,和水面的粼粼白光一起给河流穿上了一件轻薄的衣裳。一根冬茅都长得如此动人,我立即感到惭愧。

稻谷在梗上饱胀,指腹感受正在灌浆的谷粒。一只野兔从我面前窜了过去,惊起了一只画眉。画眉还是画眉的样子,它的调性,鸣叫的口型,甚至身上羽毛的花色,随着河水的流逝,没有细微的变化。有时候感觉它们太懂事,有时又嫌它们过于花俏,但是能花俏多好啊。

拖拉机新翻的泥土,呈现一道道优美的线条。白鹭飞行,漫起一幕淡淡的白烟,空中流动着一簇翻腾白色浪花的小河,鹏江上空哗哗作响。

(八)

我一路无聊,想东想西,日头已爬上广寒寨。清清鹏江水,一见太阳就脸色绯红。它把自己活成了一幅画、一首诗、一尊佛。我希望水的轮回,就是我的轮回。

鹏江河一直在和我告别,又和我重逢。

我十八岁离乡,到长沙求学。在湘江它遇见了我,它长大了,它所有波浪金光闪闪,奔涌不止。有一次在南海遇上,它更是奋力挣脱海面,向我滚滚而来,卷起千堆雪。那窈窕的,清清的,翡翠般的身段,我轻易就能辨出。



横跨鹏江的古桥。赵芹章 摄